

花步集

黄裳

内 容 提 要

《花步集》是作者近年来的纪游文集，收集了包括“苏州的杂感”、“湖上小记”、“白下书简”、“京华十日”四辑三十九篇文章。

这部文集最大的特色是作者以饱含着对祖国和人民真挚的感情，并运用其丰富的史地知识和优美文笔，把山川、历史、人物三者自然地糅合在一起，成为一部独具一格的散文。

花 步 集

黄 裳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韶 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160,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500册

书号 10281·115 定价 0.75元

目 录

苏州的杂感

苏州的杂感	2
花步	5
文徵明及其他	10
访书	13
东山之美	17

湖上小记

湖上小记	26
葛岭山居	28
苏曼殊及其他	33
怎样游湖	39
胥涛	44
于谦和张苍水	51
石屋随想	60
“一市秋茶说岳王”	66

白下书简

秦淮拾梦记	76
重过鸡鸣寺	84
天王府的西花园	91
梅园	96

王介甫与金陵	100
莫愁湖	107
石巢园	114
扫叶楼	124
献花岩	130
南唐二陵	136
秦淮旧事	141
金陵杂记	144
采石·当涂·青山	149

京华十日

前门箭楼的燕子	166
逛琉璃厂	170
夜访“大观园”	174
绣春囊是谁的？	179
猫虎同宗	183
访叶圣翁	186
忆赵斐云	190
在三里河	196
故宫	209

过灌县·上青城	214
闲	228
虞山春	235
富春	243

后记	263
----	-----

苏州的杂感

苏州的杂感

到苏州去玩了一次，度过了两天江南最好的秋天。

我是冒着雨去的，还夹杂着寒冷的北风，一下子把前两天的闷热都赶走了。照理说，这不是理想的旅行天气。但我还是决心上了火车。下车以后，苏州市上正飘着如尘的细雨。我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又看到了挑了一担碧绿的青菜，跨着悠徐灵巧的步子，一手张着伞，伞柄就搁在扁担上的农家少女。这是只有在苏州才能看到的“风景”。不过那柄伞已不再是发出特殊气味的油布伞，换上了一把黑色尼龙的自动伞，就只有这么一点儿差异。

我上次到苏州距今恰好一年。十多年来只来过三次，因此至今还留着一些生疏之感。这对一个新闻记者正好相宜。只有陌生的地方才能发现“新闻”。

北寺塔重修了。塔前又增加了一座牌坊，油漆方半。外面是围墙，不能走进去看。后来打听了才知道，这座牌坊是从“申衙前”搬了来的，是申时行的“御赐建坊”。我觉得这个主意很不坏。申时行的“衙”早已化为民居了。那座相当

完整的建于四百年前的牌坊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就很不调和。搬到北寺塔前，正好起着“山门”的作用。申时行在苏州是有名的，是明朝的状元兼首辅，也并非什么有特殊贡献的人物。但他却是妇孺皆知的，原因是著名的评弹《玉蜻蜓》叙述的就是他的故事。这是一个“风流”的故事。一位少年在游览尼庵时和年青美貌的女尼发生了恋爱，在尼庵里过了一阵快活日子，后来终于死在那里。女尼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不敢留养，将少年的遗物——玉蜻蜓——缚在婴儿身上一同遗弃了……总之是后来发生了一连串悲欢离合的故事。评弹中主人公的名字是申桂生，好象就指的是申时行，我也说不清楚。但在从前，申家是为此经了官的。虽未禁演，但演唱时必须改为“金桂生”，如果谁一说申桂生，就要被捉将官里去。但听客的心里是有数的，大家心照不宣。这倒也是一种巧妙的妥协方式。

第二天一早，天气虽然颇冷，但雨已经停了，而且出了太阳，是一个近于初冬的好天气。我很早就到“朱洪兴”去吃了“葱油开洋面”，味道不错，虽然尚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而且著名的“虾爆鳝面”也不见。此外，朱洪兴的店招似乎也不曾恢复，我匆匆走出时，竟未注意目前的店名。这时“朱洪兴”对面的怡园刚开门。于是我就成为第一个游客。在面临假山、古木、池水的平台上，作了一套早操，偌大一座园子，此时似乎竟为我一人所有了。

这以后就到了“观前”，这里有不少新建筑。在漂亮的“文化馆”的玻璃展览窗里看到了九十六岁的汤国梨女士在

苏州市领导人陪同下中秋赏月的摄影。她是苏州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也是市政协的负责人，精神很好，很难相信已是如此高龄了。

汤女士是章太炎先生的夫人。太炎先生晚年就住在苏州。

十年以还，太炎先生为“四人帮”的论客诬蔑得不成样子，现在总算是非清楚了。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近有文侔……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这种可恶的现象，一时怕也未能绝迹。因此，看到汤先生的受到人民的尊重，是不能不高兴的。

玄妙观已经整理得清洁非常，解放前那种乌烟瘴气不复存在了；但又不免觉得有些冷落。使我吃惊的是，踏进三清殿时却发现新华书店就设在这里。那是因为书店的新址正在兴建，尚未竣工的缘故。

（一九七八、十一、二）

花 步

虎丘，看来还是应该算作苏州最值得留恋的胜地。虽然严格说来，它不应算作园林。

虎丘是“山”，不象别处要用人工来叠石；它是天然的，自然气局也阔大。虎丘在一些名园中历史最古，就算撇开“剑池”、“试剑石”这些迹近神话的所在不论，只是那座云岩寺塔，也就古老得可观；因此，虎丘的古树也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能比肩的。古树，是园林中最珍贵的事物。亭台楼阁，无论怎样精致豪华，都是可以指日建成的。只有树，要它合抱、参天，除了慢慢地生长以外，没有别的法子想。今天的科学技术虽然有了飞跃的发展，但对此似乎还缺少对策。虎丘的古树都编了号，前后山一起大约有五百株左右。三五百年的树是不稀奇的。“剑池”边上一株老树，就在塔身的右侧，象一把伞盖；它身边的一棵雀梅，从石隙里一直盘旋到涧底，也有百多年寿命了。在千人石后面有一棵从石缝里钻出来的小榉树，原来是从一株已枯死的数百年老树根上萌发成长起来的，有如一株大型的盆景。

在千人石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原来是等候照相的人。这是有趣的现象。因此想到，山门外面，过去有许多卖耍货的店铺，现在都不见了。这是应该恢复的。《红楼梦》上说，薛蟠从江南回来，带了不少玩意儿，其中就有在虎丘山上捏成的薛蟠的小像。这些东西曾经使大观园中的少女喜欢得什么似的，可以推见，它们必然也会使今天的人民，以及国外的旅游者欢喜赞叹的。当然，花色品种不但要恢复原有特色，还得添出新的式样来，并加以改进。

从虎丘出来就到留园去。在著名的冠云峰后面的茶室里吃了一碗茶。

比起近年来，留园也新作了一些修饰。那方嵌在壁间的钱大昕手书的石刻“花步小筑”及题记，也重新填了绿色，我愉快地读了一下，在过去，这是往往要被忽略过去的。竹汀居士的题记作于嘉庆丁巳（一七九七），那是一百八十年前，这座明代徐氏东园故址刚由刘蓉峰（恕）买进时的事。因为此地的旧名是“花步里”，所以才题作“花步小筑”。花步这个名字实在美得很。

一面吃茶，一面就在想，“文化大革命”中，苏州的园林也是遭到了一些损失的。其中最使人扼腕的是，许多名园里的木制联匾，都不见了（石刻却大抵幸存，因为搬起来较为困难），至今没有很好地恢复。一座名园，没有了这些联匾，就正如美人被剝去了眼睛，名画被剥掉了题诗。《红楼梦》上说，大观园落成时，贾政郑重其事的带了宝玉和大批清客为园中的许多重要风景点撰拟题属，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这些被撤下来的联匾，还都堆放在什么地方的角落里，那就好，取出来洗净，漆过，挂起来就是。

偌大一座拙政园，匾额好象也只剩下了三五块。其中最重要的“远香堂”却在的，但不是原物了。没有年款和题属，只孤零零的三个字，而且是由左而右的。同样的情况在虎丘也有。新建的“石亭”题额，也是由左而右的，但就在那后面，旧额“别有洞天”，却是由右而左。咫尺之间就发生了矛盾。我看，在这样的场合，也还是保留原貌，不必标新立异为好吧。

就在留园的主要建筑、冠云峰后面的大厅里，悬着吴县汪东所书的“林泉耆硕之馆”的篆书匾额，新漆过并重新填了绿，就好得很。那里还有两座大木屏，正面是壬辰（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吴憲斋、陆廉夫、倪墨耕等合作的“冠云峰图”；背面是俞曲园写的赞。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好象也一直不曾被撤换过。也许在“四人帮”看来，这些人物虽然同属封建地主阶级，但还不算“罪大恶极”，因而允许其暂时存在的吧。

拙政园曾经是李秀成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解放后也曾作为“太平天国忠王府”而布置过纪念展览。现在是毫无痕迹了。那原因自然也是大家知道的。“四人帮”在太平天国问题上别有用心的只突出一个洪秀全，而将杨秀清等一大批开国勋旧全部“打倒”，李秀成更不必说。现在那用心是路人皆知了。太平天国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如果只有一个领袖人物是十全十美的“超人”，其余则全是昏蛋，那

末这场革命从根本上就发生了问题，而其前后持续了若干年，使清政府几乎覆灭的业绩，也将成为不可理解的“神话”。“四人帮”一手炮制的“神话”多矣，这只不过是一例而已。

除非一手能将太平天国通通抹掉便罢，否则李秀成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的。在这里，采取闭了眼睛的不承认主义是无效的。关于李秀成等的功过、评价问题，史学界也开始了重新的讨论。我想，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一面吃茶，一面晒着太阳，身上暖暖的。发生了以上一些感想。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谈起伦敦市的名人故居，都在门前钉上一块牌子，做为标识。后来因为提出要求者大量增加，官方已经在踌躇，而且提高了“名人”的标准了。这就使我联想到苏州。苏州的“名人”，比起伦敦来，怕要加上几倍也数不完。如果也照样钉起牌子来，也必然是令人头痛的事。我想牌子固然不必匆匆忙忙的钉起来，认真考虑一下，倒是很必要的。而且有些日就湮灭的遗迹也应该加紧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轻重缓急也要很好地斟酌。

使人头痛的确是“名人”的“标准”。

我们的标准自然应该与伦敦的不同。我们在评价人物时，是一直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的，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也并不两样。除了“四人帮”和秦桧之流以外，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分析时，是必须十分细致的。在社会科学中也应该采用更细密的科学方法。首先

要求心中有数，牌子是否要钉，何时去钉，那倒可以慢慢考虑。至于“四人帮”和秦桧之流，也万不可一笔抹煞，他们的恶迹、罪行要详细地一笔不漏地记下，写入另册。

（一九七八、十一、三）

文徵明及其他

这是去年的事了。在我下榻的阊门附近，有一处过去不曾知道的名迹，是闲谈中从当地的父老口中听到的。马上就去访问，访问的结果却是满怀惆怅。

那是在一个有着“文衙弄”名字的小弄里。苏州“某衙前”这样的地名似乎不只一两处，可见过去这里的“文风”之盛，也就是说有许多封建官吏曾经住在这个地方。这里的“文”指的是文徵明。他并非显宦，不过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他的子孙，也大抵都是“白衣”，真不懂何以会有这样一个阔气的名色。

明代著名画家，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的故居，现在是一家什么工厂的仓库。要进去参观还得熟人引进。进去一看，有一个几将干涸了的污秽不堪的池塘。北面的一排临水的水阁，一望就知道是明代的旧筑，宛如一条彩虹，窗槛都是细巧的木雕。窗上糊着破报纸。因为是作仓库使用的，水阁中间的一节已经被压得几乎坍下来，彩虹则变成显示经济危机的曲线了。南面的假山上部，有一个“乳鱼亭”，只有一

半露在外面，也是明时旧物。本来这是赏荷的所在，但那池中却没有半点荷花的影子。我当时只是匆匆一望，就走了出来，没有也不可能细看。据说这里还有博雅堂、槃涧，和当年文徵明读书作画的三间古屋。这些，都是明代的建筑。

据说文徵明的这个故园叫做“敬亭山房”。后来归了姜氏，改名“艺圃”。再后来就一直是绸商的商会，改名“七襄公所”。苏州的丝织业是有名的，因此这里还一直保存得不坏。拿来作仓库，不用说，那又是“四人帮”之流的“德政”了。

这样一个大半保存了明代建筑的旧迹，也许由于规模小，也许因为被绸业商人霸占了，过去几乎没有人知道，连撰写《江南园林志》的童隽建筑师也不加著录。想来苏州类似的遗址必不只此。现在都还在“若存若亡”之间，可真是已经到了非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不可的时候了。

号称苏州三大名迹之一的“文衡山手植藤”，本来是在拙政园里的，过去每过此园，一定要去看看。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古藤“失踪”了。找来找去也不见。这次是偶然到拙政园侧的博物馆去看看“出土文物展览”，才偶然在出口的地方重新“发现”了它，荒秽不堪。要不是那块端午桥立的小小的石碑，我还不相信这就是那有名的古藤。如果发现了一件文徵明的书画，那总是会被珍重地藏博物馆里的吧。但他的故居，他手植的花木，却不屑一顾。这确是奇怪的逻辑。我看这就是“四人帮”的流毒，应该彻底加以消灭的。

也是在去年，也是从朋友那里得到的线索，说是狮子山上发现了晋墓。我就一个人跑了去采访。狮子山确是象一头

伏在那里的狮子，也并不十分高大。可是要找这晋墓，却颇费了些手脚，好容易从后山爬到前山，最后还是得到在田里劳动的社员的指引，才在“狮子”的腹部发现了那墓穴。还是发掘以后的原状，墓里还残存了砖圻，墓外则是大量的散堆着的完整的、断碎的墓砖，砖上都有字的，每块十斤上下，上面的铭文是“元康三年四月六日庐江太守黄明亭侯主簿高□□”，这是西晋惠帝时的砖，距今一千六百八十五年了。这次在苏州博物馆的“出土文物展览”中看到了狮子山出土的青瓷器，“说明”中标明的时代却是“东晋”，至于有字的晋砖，也一块都不陈列。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苏州是一个著名的古城，这确实都是值得骄傲的。但也确实出现了“四人帮”那样不肖的子孙。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古砖、带文字的古砖、带有显示晋代典型的隶书风格的铭文的古砖，就这样散落在地上，无人过问。这是说明古国的文化遗产的丰富呢，还是“四人帮”的流毒，应该是易于辨别的。

苏州作为一座名城，是国内外旅游者所十分向往的地方。我们确实已经做了大量的很好的工作；但也应该看到，潜力还大得很，方面还多得很。不该年年月月总是那些老花样，就是老花样也该不断地丰富、提高，使游览者有更新更大的收获。真是大有可为。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四人帮”的流毒还得花大力气加以肃清。如果认真这样做了，很自然，那好处必不只表现在旅游方面而已。

（一九七八、十一、三）

访 书

多年来，苏州对我的最大吸引力是书。访书在苏州，比起北京的琉璃厂，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味道完全不同。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秋天，鲃肺汤上市的时候，我陪了叶圣陶、郑西谛、吴辰伯到苏州去旅行。在车站上遇到周予同，他是从上海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去上课的。一把拖住他们到学校去演讲，没有谁肯去，事实上当时他们谁都不能公开露面。郑西谛就要我去讲，我当然不会去，因为，我连一些在学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西谛还是不住地说，他真的不是在说笑话，正经得很，还说我是“三人行中最少年”。这事还恍如目前，而西谛的墓前如果种了白杨的话，怕真的也“堪作柱”了。

记得那天晚上在酒楼上夜饭，三个人都能喝，结果是虽未沉沉大醉，也相差不远。从酒楼出来时，观前一带早已上灯。西谛却吵着要去访书。先到玄妙观，在一家书店里看书，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部康熙刻本的《骆临海集》送给了